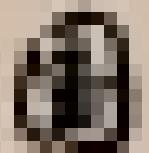


三
國
志

100元



魏書十八

三國志十八

二李臧文呂許典二龐闔傳十八

李典字曼成山陽鉅野人也典從父乾有雄氣合賓客數千家在乘氏初平中以眾隨太祖破黃巾於壽張又從擊袁術征徐州呂布之亂太祖遣乾還乘氏慰勞諸縣布別駕辟蘭治中李封招乾欲俱叛乾不聽遂殺乾太祖使乾子整將乾兵與諸將擊蘭封蘭封破從平兗州諸縣有功稍遷青州刺史整卒典從潁陰令爲中郎將將整軍魏書曰典少好學不樂兵事乃就師讀春秋左氏傳博觀羣書太祖善之故試以治民之政遷離狐太守時太祖與袁紹相拒官渡典率宗族及部曲輸穀帛供軍紹破以典爲裨將軍屯安民太祖擊譚尚於黎陽使典與程昱等以船運軍糧會尚遣魏郡太守高蕃將兵屯河上絕水道太祖敕典昱若船不得過下從陸道典與諸將議曰蕃軍少甲而恃水有懈怠之心擊之

必克軍不內御苟利國家專之可也宜亟擊之昱亦以爲然遂北渡河攻蕃破之水道得通劉表使劉備北侵至葉太祖遣典從夏侯惇拒之備一旦燒屯去惇率諸軍追擊之典曰賊無故退疑必有伏南道窄狹草木深不可追也惇不聽與于禁追之典畱守惇等果入賊伏裏戰不利典往救備望見救至乃散退從圍鄴鄴定與樂進圍高幹於壺關擊管承於長廣皆破之遷捕虜將軍封都亭侯典宗族部曲三十餘家居乘氏自請願徙詣魏郡太祖笑曰卿欲慕耿純邪典謝曰典駑怯功微而爵寵過厚誠宜舉宗陳力加以征伐未息宣實郊遂之內以制四方非慕純也遂徙部曲宗族萬二千餘口居鄴太祖嘉之遷破虜將軍與張遼樂進屯合肥孫權率眾圍之遼欲奉教出戰進典遼皆素不睦遼恐其不從典慨然曰此國家大事顧君計何如耳吾不可以私憾而忘公義乎

乃率眾與遼破走權增邑百戶并前三百戶典好學問貴儒雅不與諸將爭功敬賢士大夫恂恂若不及軍中稱其長者年三十六薨子禎嗣文帝踐阼追念合肥之功增禎邑百戶賜典一子爵關內侯邑百戶謚典曰愍侯

李通字文達江夏平春人也

魏畧曰通
小字萬億

以俠聞於江汝之間與其郡

人陳恭共起兵於朗陵眾多歸之時有周直者眾二千餘家與恭通外和內違通欲圖殺直而恭難之通知恭無斷乃獨定策與直克會酒酣殺直眾人大擾通率恭誅其黨帥盡并其營後恭妻弟陳邵殺恭而據其眾通攻破邵軍斬邵首以祭恭墓又生禽黃巾大帥吳霸而降其屬遭歲大饑通傾家振施與士分糟糠皆爭爲用由是盜賊不敢犯建安初通舉眾詣太祖于許拜通振威中郎將屯汝南西界太祖討張繡劉表遣兵以助繡太祖軍不利通將

兵夜詣太祖太祖得以復戰通爲先登大破繡軍拜裨將軍封建功侯分汝南二縣以通爲陽安都尉通妻伯父犯法朗陵長趙儼收拾致之大辟是時殺生之柄決於牧守通妻子號泣以請其命通曰方與曹公戮力義不以私廢公嘉儼執憲不阿與爲親交太祖與袁紹相拒於官渡紹遣使拜通征南將軍劉表亦陰招之通皆拒焉通親戚部曲流涕曰今孤危獨守以失大援亾可立而待也不如亟從紹通按劍以叱之曰曹公明哲必定天下紹雖彊盛而任使無方終爲之虜耳吾以死不貳卽斬紹使送印綬詣太祖又擊羣賊瞿恭江宮沈成等皆破殲其眾送其首遂定淮汝之地改封都亭侯拜汝南太守時賊張赤等五千餘家聚桃山通攻破之劉備與周瑜圍曹仁於江陵別遣關羽絕北道通率眾擊之下馬拔鹿角入圍且戰且前以迎仁軍勇冠諸將通道得病薨時年

四十二追增邑二百戶并前四百戶文帝踐阼謚曰剛侯詔曰昔

袁紹之難自許蔡以南人懷異心通秉義不顧使攜貳卒服朕甚
嘉之不幸早薨子基雖已襲爵未足酬其庸勳基兄緒前屯樊城
又有功世篤其勞以基爲奉義中郎將緒平虜中郎將以寵異焉

王隱晉書曰緒子秉字玄胄有雋才爲時人所貴官至秦州刺史秉嘗荅司馬文王問因以爲家
誠曰昔侍坐於先帝時有三長吏俱免臨辭出上曰爲官長當清當慎當勤修此三者何患不治
乎並受詔旣出上顧謂吾等曰相誠敷正當爾不侍坐眾賢莫不贊善上又問必不得已於斯三
者何先或對曰清固爲本次復問吾對曰清慎之道相須而成必不得已慎乃爲大夫清者不必
慎慎者必自清亦由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是以易稱括囊無咎藉用白茅皆慎之至也上
曰卿言得之耳可舉近世能慎者誰乎諸人各未知所對吾乃舉故太尉荀景倩尚書董仲連僕
射王公仲並可謂爲慎上曰此諸人者溫恭朝夕執事有恪亦各其慎也然天下之至慎其惟阮
嗣宗乎每與之言言及玄遠而未曾評論時事臧否人物眞可謂至慎矣吾每思此言亦足以爲
明誠凡人行事年少立身不可不慎勿輕論人勿輕說事如此則悔吝何由而生患禍無從而至
矣

秉子重字茂曾少知名歷位吏部郎平陽太守晉諸公贊曰重以清尚稱相國趙王倫以重
望取爲右司馬重以倫將爲亂辭疾不就倫逼之不已重遂不復自活至於困篤扶曳受拜數日
卒贈散騎常侍重二弟尚字茂仲矩字茂約永嘉中並典郡矩至江州刺史重子式字景則官至

侍中

臧霸字宣高泰山華人也父戒爲縣獄掾據法不聽太守欲所私

殺太守大怒令收戒詣府時送者百餘人霸年十八將客數十人
徑於費西山中要奪之送者莫敢動因與父俱亡命東海由是以
勇壯聞黃巾起霸從陶謙擊破之拜騎都尉遂收兵於徐州與孫
觀吳敦尹禮等並聚眾霸爲帥屯於開陽太祖之討呂布也霸等
將兵助布旣禽布霸自匿太祖募索得霸見而悅之使霸招吳敦
尹禮孫觀觀兄康等皆詣太祖太祖以霸爲琅邪相敦利城禮東
莞觀北海康城陽太守割青徐二州委之於霸太祖之在兗州以
徐翕毛暉爲將兗州亂翕暉皆叛後兗州定翕暉亡命投霸太祖
語劉備令語霸送二人首霸謂備曰霸所以能自立者以不爲此
也霸受公生全之恩不敢違命然王霸之君可以義告願將軍爲
之辭備以霸言白太祖太祖歎息謂霸曰此古人之事而君能行
之孤之願也乃皆以翕暉爲郡守時太祖方與袁紹相拒而霸數

以精兵入青州故太祖得專事紹不以東方爲念太祖破袁譚於
南皮霸等會賀霸因求遣子弟及諸將父兄家屬詣鄴太祖曰諸
君忠孝豈復在是昔蕭何遣子弟入侍而高祖不拒耿純焚室輿
櫬以從而光祖不逆吾將何以易之哉東州擾攘霸等執義征暴
清定海岱功莫大焉皆封列侯霸爲都亭侯加威虜將軍又與子
禁討昌豨與夏侯淵討黃巾餘賊徐和等有功遷徐州刺史沛國
公武周爲下邳令霸敬異周身詣令舍部從事謐詞不法周得其
罪便收考竟霸益以善周從討孫權先登再入巢湖攻居巢破之
張遼之討陳蘭霸別遣至皖討吳將韓當使權不得救蘭當遣兵
逆霸霸與戰於逢龍當復遣兵邀霸於夾石與戰破之還屯舒權
遣數萬人乘船屯舒口分兵救蘭聞霸軍在舒遁還霸夜追之比
明行百餘里邀賊前後擊之賊窘急不得上船赴水者甚眾由是

賊不得救蘭遼遂破之霸從討孫權於濡須口與張遼爲前鋒行遇霖雨大軍先及水遂長賊船稍進將士皆不安遼欲去霸止之曰公明於利鈍寧肯捐吾等邪明日果有令遼至以語太祖太祖善之拜揚威將軍假節後權乞降太祖還留霸與夏侯惇等屯居巢文帝卽王位遷鎮東將軍進爵武安鄉侯都督青州諸軍事及踐阼進封開陽侯徙封良成侯與曹休討吳賊破呂範於洞浦徵爲執金吾位特進每有軍事帝常咨訪焉魏略曰霸一名奴寇孫觀名嬰子吳敦名黠奴尹禮名盧兒建安二十四年霸遣別軍在洛會太祖崩霸所部及青州兵以爲天下將亂皆鳴鼓擅去文帝卽位以曹休都督青徐霸謂休曰國家未肯聽霸耳若假霸步騎萬人必能橫行江表休言之於帝帝疑霸軍前擅去今意壯乃爾遂東巡因霸來朝而奪其兵明帝卽位增邑五百并前三千五百戶薨謚曰威侯子艾嗣魏書曰艾少以才理稱爲黃門郎歷位郡守艾官至青州刺史少府艾薨謚曰恭侯子權嗣霸前後有功封子三人列侯賜一人爵關內侯霸一子舜字太伯晉撰也皆有題目稱舜才穎條暢識贊時宜也

祖討孫權戰被創薨子毓嗣亦至青州刺史

魏書曰孫觀字仲臺泰山人與臧霸俱起討黃巾拜騎都尉太祖破呂布使霸招觀兄弟皆厚遇之與霸俱戰伐觀常爲先登征定青徐羣賊功次於霸封呂都亭侯康亦以功封列侯與太祖會南皮遣子弟入居鄴拜觀偏將軍遷青州刺史從征孫權於濡須口假節攻權爲流矢所中傷左足力戰不顧太祖勞之曰將軍

被創深重而猛氣益奮不當爲國愛身乎轉振威將軍創甚遂卒

文聘字仲業南陽宛人也爲劉表大將使禦北方表死其子琮立太祖征荊州琮舉州降呼聘欲與俱聘曰聘不能全州當待罪而已太祖濟漢聘乃詣太祖太祖問曰來何遲邪聘曰先日不能輔弼劉荊州以奉國家荊州雖沒常願據守漢川保全土境生不負於孤弱死無愧於地下而計不得已以至於此實懷悲慙無顏早見耳遂歔歎流涕太祖爲之愴然曰仲業卿真忠臣也厚禮待之授聘兵使與曹純追討劉備於長阪太祖先定荊州江夏與吳接民心不安乃以聘爲江夏太守使典北兵委以邊事賜爵關內侯

孫盛曰資父事君忠孝道一臧霸少有孝烈之稱文聘著垂涕之誠是以魏武一面委之以二方之任豈直壯武見知於倉卒之間哉

與樂進討關羽於

尋口有功進封延壽亭侯加討逆將軍又攻羽輜重於漢津燒其船於荆城文帝踐阼進爵長安鄉侯假節與夏侯尚圍江陵使聘別屯沔口止石梵自當一隊禦賊有功遷後將軍封新野侯孫權以五萬眾自圍聘於石陽甚急聘堅守不動權住二十餘日乃解去聘追擊破之

魏略曰孫權嘗自將數萬眾卒至時大雨城柵崩壞人民散在田野未及補治聘聞權到不知所施乃思惟莫若潛默可以疑之乃敕城中人使不得見又自臥舍中不起權果疑之語其部黨曰北方以此人忠臣也故委之以此郡今我至而不動此不有密圖必當有外救遂不敢攻而去魏略此語與本傳反

增邑五百

戶并前千九百戶聘在江夏數十年有威恩名震敵國賊不敢侵犯戶邑封聘子岱爲列侯又賜聘從子厚爵關內侯聘薨謚曰壯侯岱又先亡聘養子休嗣卒子武嗣嘉平中譙郡桓禹爲江夏太守清儉有威惠名亞於聘

呂虔字子恪任城人也太祖在兗州聞虔有膽策以爲從事將家兵守湖陸襄陵校尉杜松部民吳母等作亂與昌豨通太祖以虔

代松虔到招誘炅毋渠卒及同惡數十人賜酒食簡壯士伏其側
虔察炅毋等皆醉使伏兵盡格殺之撫其餘眾羣賊乃平太祖以
虔領泰山太守郡接山海世亂聞民人多藏竄袁紹所置中郎將
郭祖公孫犧等數十輩保山爲寇百姓苦之虔將家兵到郡開恩
信祖等黨屬皆降服諸山中亾匿者盡出安土業簡其彊者補戰
士泰山由是遂有精兵冠名州郡濟南黃巾徐和等所在劫長吏
攻城邑虔引兵與夏侯淵會擊之前後數十戰斬首獲生數千人
太祖使督青州諸郡兵以討東萊羣賊李條等有功太祖令曰夫
有其志必成其事蓋烈士之所徇也卿在郡以來禽姦討暴百姓
獲安躬蹈矢石所征輒克昔寇恂立名於汝潁耿弇建策於青兗
古今一也舉茂才加騎都尉典郡如故虔在泰山十數年甚有威
惠文帝卽王位加裨將軍封益壽亭侯遷徐州刺史加威虜將軍

請琅邪王祥爲別駕民事一以委之世多其能任賢

孫盛雜語曰祥字休徵性至孝後母苦虐

每欲危害祥祥色養無忘盛寒之月後母曰吾思食生魚祥脫衣將剖冰求之有少堅冰解下有魚躍出因奉以供時人以爲孝感之所致也供養三十餘年母終乃仕以淳誠貞粹見重於時王隱晉書曰祥始出仕年過五十矣稍遷至司隸校尉高貴鄉公入學以祥爲三老遷司空太尉司馬文王初爲晉王司空荀顥要祥盡敬祥不從語在二少帝紀晉武踐阼拜祥爲太保封睢陵公泰始四年年八十九薨祥弟覽字玄通光祿大夫晉諸公贊稱覽率素有至行覽子孫繁衍頗有賢才相繼奕世之盛古今少比焉

有功明帝卽位徙封萬年亭侯增邑二百并前六百戶虔薨子翻

嗣翻薨子桂嗣

許褚字仲康譙國譙人也長八尺餘腰大十圍容貌雄毅勇力絕人漢末聚少年及宗族數千家共堅壁以禦寇時汝南葛陂賊萬餘人攻褚壁褚眾少不敵力戰疲極兵矢盡乃令壁中男女聚治石如杵斗者置四隅褚飛石擲之所值皆摧碎賊不敢進糧乏僞與賊和以牛與賊易食賊來取牛牛輒奔還褚乃出陳前一手逆曳牛尾行百餘步賊眾驚遂不敢取牛而走由是淮汝陳梁聞聞

皆畏憚之太祖徇淮汝褚以眾歸太祖太祖見而壯之曰此吾樊噲也卽日拜都尉引入宿衛諸從褚俠客皆以爲虎士從征張繡先登斬首萬計遷校尉從討袁紹於官渡時常從士徐他等謀爲逆以褚常侍左右憚之不敢發伺褚休下日他等懷刀入褚至下舍心動卽還侍他等不知入帳見褚大驚愕他色變褚覺之卽擊殺他等太祖益親信之出入同行不離左右從圍鄴力戰有功賜爵關內侯從討韓遂馬超於潼關太祖將北渡臨濟河先渡兵獨與褚及虎士百餘人畱南岸斷後超將步騎萬餘人來奔太祖軍矢下如雨褚白太祖賊來多今兵渡以盡宜去乃扶太祖上船賊戰急軍爭濟船船重欲沒褚攀攀船者左手舉馬鞍蔽太祖船工爲流矢所中死褚右手並泝船僅乃得渡是日微褚幾危其後太祖與遂超等單馬會語左右皆不得從唯將褚超負其力陰欲前

突太祖素聞褚勇疑從騎是褚乃問太祖曰公有虎侯者安在太祖顧指褚褚瞋目盼之超不敢動乃各罷後數日會戰大破超等褚身斬首級遷武衛中郎將武衛之號自此始也軍中以褚力如虎而癡故號曰虎癡是以超問虎侯至今天下稱焉皆謂其姓名也褚性謹慎奉法質重少言曹仁自荊州來朝謁太祖未出入與褚相見於殿外仁呼褚入便坐語褚曰王將出便還入殿仁意恨之或以責褚曰征南宗室重臣降意呼君君何故辭褚曰彼雖親重外藩也褚備內臣眾談足矣入室何私乎太祖聞愈愛待之遷中堅將軍太祖崩褚號泣歐血文帝踐阼進封萬歲亭侯遷武衛將軍都督中軍宿衛禁兵甚親近焉初褚所將爲虎士者從征伐太祖以爲皆壯士也同日拜爲將其後以功爲將軍封侯者數十人都尉校尉百餘人皆劔客也明帝卽位進牟鄉侯邑七百戶賜

子爵一人關內侯褚薨謚曰壯侯子儀嗣褚兄定亦以軍功封爲振威將軍都督徼道虎賁太和中帝思褚忠孝下詔褒贊復賜褚子孫二人爵關內侯儀爲鍾會所殺泰始初子綜嗣

典韋陳留已吾人也形貌魁梧旅力過人有志節任俠襄邑劉氏與睢陽李永爲讎韋爲報之永故富春長備衛甚謹韋乘車載雞酒僞爲候者門開懷匕首入殺永并殺其妻徐出取車上刀戟步出永居近市一市盡駭追者數百莫敢近行四五里遇其伴轉戰得脫由是爲豪傑所識初平中張邈舉義兵韋爲士屬司馬趙寵牙門旗長大人莫能勝韋一手建之寵異其才力後屬夏侯惇數斬首有功拜司馬太祖討呂布於濮陽布有別屯在濮陽西四五十里太祖夜襲比明破之未及還會布救兵至三面掉戰時布身自搏戰自旦至日昳數十合相持急太祖募陷陣韋先占將應募